



寻访 一带一路上的宁波活化石③

历史在我们脚下

最近两个月，“一带一路”成为我工作中的主题词。

我们走遍宁波，追寻一带一路上的“活化石”；挖掘遥远历史中的故事，寻访古海上丝绸之路上的悲欢离合；走访各种历史遗迹，试图和宁波先贤“对话”。一路发现，一路思索，受益匪浅，苦并快乐着。

A 那些路 走到现场你会发现，历史也可以生动鲜活起来

为了寻找与“宁波活化石”有关的线索和资料，各种收集来的参考书籍在我的案头边已经堆了三四十厘米高。但“纸上得来终觉浅”，读书只能让你在采访的时候更有底气，不至于无的放矢地发问，真正要让自己对需要采写的内容有一个感性的认识，还是要迈开腿，离自己的采访目标或对象近一些，再近一些。

只有深入一线采访，你才会发现，历史不只是故纸堆上生涩难懂的语言。追寻先贤的足迹，走访海丝路上的珍贵遗存，和了解历史的人面对面交谈，收获的远比我们想象的多，远比书本上看来的生动。

像六横岛的双屿港，一上百度，关于

它的说法和资料乌泱泱一大片：曾集聚几千人的贸易自由港，教堂、市政厅、海关等永久建筑一应俱全……各种详细的资料，加上一些似是而非的传闻，让人感觉它特别神秘。

后来，我们踏上六横岛，在六横管委会相关人员的带领下，走遍岛上每一个历史遗迹；参加双屿港史料的评审会，听全国各地专家发表对双屿港的研究进展和新发现；挤上专家的考察船，重走双屿水道，直观感受水道上每一处水深和水流，每一块小岛礁的位置。这才发现，网上对双屿港的许多描述，很多也许只是想象而已。只有通过实地走访，才能让历史客观且鲜活起来。

B 那些人 他们认真的态度、渊博的知识，都让我们叹服

在为期两个月的采访中，遇到很多文保专家、教授和学者，他们是我们“寻访一带一路上的活化石”的引路人。他们认真严谨的态度，对宁波文化的热爱，都让我敬佩不已。

宁波民间文保专家杨古城，已年逾八旬。记得在开采访筹备会的时候，他带着一大包资料来到现场，兴奋地在电脑上和我们分享他专程去日本找到的和宁波有关的海丝遗迹。

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教授张如安，曾编写北宋和南宋宁波史，如今又在收集整理元代宁波的历史。在给给学生备课、授课的同时，他花了大量时间，埋头在天一阁等图书馆中，编写了多部著作，让平时常常感叹“时间不够用”的我们汗颜。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张教授提供了大

量他的研究成果和珍贵史料，让我们在写稿时更有底气。

参加《中外双屿港史料汇编》评审会时，我们认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海丝研究专家，他们提供的第一手研究资料和成果，让我们的稿件增色不少。如在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科学技术史系黄荣光副教授翻译的日语卷中，有关日本漂流民牛岛源左卫门的故事，就给我们展示了一段惊险的海上传奇。

还有浙江国际海运职业技术学院的孙峰老师，冒着高温带我们走访朱家尖和普陀山的海丝遗存，一路走访，一路讲解，兴致勃勃，随身的相机不放过任何一处可能的文化遗迹。就连垃圾桶边的一个石碑，也不顾脏乱地细细揣摩，认真的态度让我印象深刻。

C 那些感悟 我们所做的，是让“一带一路”为更多人所知

作为新宁波人，我在宁波生活多年，一直为柴米油盐奔波，从没想过沉下心来细细探究这座城市的文化底蕴。通过“寻访一带一路上的宁波活化石”，我对自己生活的这片土地更加肃然起敬。

宁波是港口之城，是贸易之都，繁华的海上丝绸之路是宁波深厚文化根基中不可忽略的一部分。从龙泉山上王阳明、朱舜水等先贤的思想之光，到上林湖畔越窑青瓷的千峰翠色，宁波博大精深的文化让我折服。从宁波红帮裁缝海纳百川的创新精神，到宁波黄古林草席技艺传承人的执着专注，都是对工匠精神最好的诠释。

冒着烈日暴走采访，熬夜埋头苦读写稿……接手“寻访一带一路上的宁波活化石”的采访任务后，我一直忙于执行这一工作计划，好像未曾细想为什么要这么做。直到一个月前，在从宁波郭巨码头到舟山六横岛采访的摆渡船上，我遇到了一名去六横谋生的河南籍船工，道别的时候，他用河南腔普通话问我：“我老听到‘一带一路’，你说这究竟是个啥呢？”朴素的发问，让我豁然开朗：这两个月来，我们所做的，正是让更多的人了解“一带一路”的前世今生，让历史和现实在我们的笔下鲜活起来。

记者 孙美星



让“往事”“遗产” 得到活态传承

第一次对宁波的港口地位有深切认识，是在3年前的“行走大运河”全媒体行动中。2014年6月22日，我们荣幸地看到大运河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宁波“两段一点”榜上有名。如果说当年的行走侧重于通往内陆的“河”，那么这次，我们把目光聚焦在从宁波出发的广袤海洋。

“一带一路”上的活化石，无疑是宁波又一张金名片。活化石贵在“活”字，我们的寻访，既是找寻光辉璀璨的故人故事，也照看当下鉴古知今的新篇，希冀让“往事”“遗产”能在今天拥有活态传承。

这次寻访过程中，我的任务是点检遗篇，查看一些以往较少宣传或少为人知的“海丝”故事。从宁波市林业局退休员工林大盛口中，我得知了宁波金柑因为一次海难漂到日本，被日本人移植栽种的故事，而在此之前，这仅仅是科研论文里的一段话。我走进阿育王寺，听监院和尚心澄诉说阿育王寺的舍利传奇，原来，阿育王寺之所以在佛教上有如此崇高的地位，也和它毗邻海港的地理位置有密切的关系。我拜访了保国寺副院长徐学敏，听他讲述中国建筑文化如何影响了东北亚的寺院建筑，中国不同时代的寺院风格又如何在日本保留体现……

同时，我惊喜地得知，这些“旧事”均在21世纪翻开新篇章：“宁波金柑”申请到了国家地理标志，今天仍在北仑春晓一带种植；阿育王寺和天童寺依然是日本人眼中的“圣地”，每年来此朝圣的僧侣络绎不绝；保国寺同日本元兴寺签署协议，在古建筑保护方面互通有无，通力合作。

每次采访，都好像在汲取新知，一点点填补以往对这座城市认识的不足。而这座城市，好似一座取之不尽的丰富宝藏，千余载“海丝”之旅，有太多湮没于岁月的故事，等待挖掘和续写。

感动我们的，还有那些在“海丝”路上留名的先辈。是他们在古老的时代冒着生命危险向着深邃的海洋乘风破浪，留下对探索世界永远的好奇，与传播文明和文化的决心。开放、大气、包容、进取的“海洋精神”，是海洋文明赋予我们最珍贵的礼物。令我印象深刻的是19世纪哈佛历史上的第一位中文教师戈鲲化。时代的机缘巧合，使他成为在大洋彼岸开疆拓土传播中国文化的第一人。他穿着厚重的清朝官服，在哈佛对着零星几个学生上课的样子滑稽可笑，却又无比真诚。在孤独的彼岸，他认真地编写教材，不卑不亢地在美国人的聚会上朗诵中国诗歌，体面的举止让他不仅为自己，也为中国赢得了尊重。

我想，所谓活化石的活态传承，不外从“故人故事”中汲取养分，化作今天不息的理想信念。它们将与物质遗产一起，源源不断地给城市，给我们带来生机活力。

记者 顾嘉懿

